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

歷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  
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  
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  
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  
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  
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  
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  
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  
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濟辭  
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父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  
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  
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玉伯

前漢書上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

書易載義也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玉  
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  
也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  
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  
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  
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  
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果字從岡不不不花蒂窓櫺也殊  
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  
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

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 禪學俗學

鶩於高遠則有躡等鴻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  
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  
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  
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  
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蕪藻  
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  
學以之

###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不  
肖者企而及

###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  
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  
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姝中行周易替其元吉王姬下  
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  
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拚三洪矣豈不善為  
四六者耶

###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骸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  
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

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千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氏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散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一絲五穀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歛之急也宋李諗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糶桑葉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峒詩云鳴鷄發晏峒別鴈驚崧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

島峒之峒亦水鳥之類也

大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

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  
梁元帝詩即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為兩句云即今欲渡緣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  
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  
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當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  
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  
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  
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  
不悟倡園花遙同蕊嶺雪而張翥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  
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  
家半在雲趙師秀野小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  
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  
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  
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  
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  
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  
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  
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

也二詩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唐做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鑼三捧鼓接官三鼓兩聲鑼羅鼓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響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曰打劫響中打劫尤可笑也

###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愁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

國經云製漢儒趙賓之後益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駟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是也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二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閔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

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芥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于傳贗售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  
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  
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為沈諸梁按汲冢  
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  
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  
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  
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堪一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阿濫堆耶此也番  
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  
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  
時宰相蓋矚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  
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  
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

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頌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邪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太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泥濘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

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無數之緇揭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頰響息留曲附音拊太白詩羗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衣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簡西畧為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吾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瓊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余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書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詩赦天下宿

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

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

改追欠司為蠲納司

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惜而知其善也

文人偽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敬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

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論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毋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吊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晉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晉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已作也今錄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閔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并之說用天下皆秦矣夫然為臣者功成而身喪為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愚嗚乎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電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閭樂之戈已及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閭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劔之一決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梯米之於大塊實似之是雖

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駟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

均民以效商之爲也且果菜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唯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 擅釀

宋章衡得象之孫嘉祐大魁著編年運曆十五卷其序曰古今

運曆十餘家皆淺陋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擅釀目之擅釀不知為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 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鎮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揚雄非也

###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于下文尤為貫穿

南窓記談

###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

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

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周司寇匱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匱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匱用造用

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  
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  
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轍于  
夏桀之焚黃圖導宄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  
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  
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  
為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  
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揚子謂法始于伏羲而成于  
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說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  
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  
而分八宅鑿井于井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  
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  
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  
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  
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四丘為甸旁一里為成則未知  
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  
既分一成一株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  
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  
其制衍沃則井之皐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  
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為第



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摠而論之  
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于平地牧也貢也  
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  
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  
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  
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  
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  
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  
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  
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  
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  
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岬拱抱之梁  
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

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古蜡祝了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了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

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二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

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得其在得此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頌誥而吳起叱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易曰馬匹亡二子有焉

###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費收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舊章不可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搶榆數仞鷦鷯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口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口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

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也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入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鬪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皆執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鷩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

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其言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龍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是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揚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雉噫

揚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鳴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此優游哉聊以卒歲揚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哀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巘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竝坐

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勝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今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為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諱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揚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



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成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中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郊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城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萇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

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醫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為二遂以入成周為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為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雲樓之賞契者乎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日擡頭

左傳疏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

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亨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  
 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  
 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  
 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騏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  
 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  
 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  
 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洵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  
 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  
 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

毋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茲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  
 有此工緻矣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  
 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  
 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易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

漢書引尚書放命圮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注撫同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說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以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法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之十二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

博南山人

滇南

訂訛類

越絕越紐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素與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素太伯素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錄疑越紐即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



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  
乘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  
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  
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訛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  
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  
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  
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是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  
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林之阿谷  
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  
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禘謀也創之左  
氏遂謂禘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  
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  
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  
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 猗旄

楚辭紛猗旄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猗旄其華今詩作猗儺司馬  
相如賦又猗旄以招搖楊雄賦旗旄郅偁之猗旄玉褒洞簫賦形  
猗旄以順吹其用字皆自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  
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爲平音猗旄作仄誤矣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臺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尋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相潭雲盡暮烟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相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爲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略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出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殆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吹其聲矣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  
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凡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  
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  
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  
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  
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  
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  
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為正色相克為間色正色  
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  
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  
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  
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巳合而為綠則綠者青苗之雜以木克土  
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  
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為流黃則  
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  
駟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

### 優孟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効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

###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王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魯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鉛玃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夫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胷無惟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勝胎蝦寒鱉炙能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麇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

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草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

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  
因秦也不然則一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爲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  
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  
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即乘青駝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者矣韓非  
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

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  
又曰羣臣爲學由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  
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備者乃韓非匪斯也九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  
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  
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掌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  
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  
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恠文士循  
名而騁奇異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章之傳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子思之精鑒亦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解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衆樂和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竿今本誤作盜夸與竿字相近而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缺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胥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

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疏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  
錄三孝傳替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  
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  
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  
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克論衡桃李梅  
杏菴立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  
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  
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  
止借莽者石鼓文作窳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  
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  
蓋也考古圖有伯戈饋盦盦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  
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  
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  
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  
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  
書得其直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  
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密一時趨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即沉西施

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  
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  
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  
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  
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  
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  
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姘之疑矣又他碑  
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  
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  
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  
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 汲冢文誣

汲冢瓌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  
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  
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  
不類戰國

###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爲

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鬲策部舞旋色  
叅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為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  
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  
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氏灌園古杭夢遊錄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  
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  
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  
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成均則均之為韻義益明矣潘  
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字八制注均古韻字鵠冠子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嗣真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

伍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和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  
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  
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  
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頤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  
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為曼齒之狀但垂饑涎耳真味何由嗜哉

罨畫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罨罨乃  
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  
字最得字義

左思蜀都賦罨  
翡翠釣鯁鮒



辨妾字从辛非古篆

邵文莊云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湏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候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為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為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為良朱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从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𦍋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𦍋蠶布寫菴醴秘馥司馬彪曰𦍋過也芬芳之過若蠶之布寫也說文蠶知聲蟲也爾雅圓貉蟲蠶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毛晃曰古蠶字作向晉大夫羊舌𦍋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切取𦍋向布寫之義又楊雄羽獵賦蠶習如神李善曰蠶習疾也蠶與響同習與忽同又甘泉賦薌咲𦍋以棍批則𦍋蠶蓋古語也○響之一字古只作鄉漢書天文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嚮易繫其受命也如嚮荀子應之如影嚮莊子若欬嚮然是也左傳作向楊雄賦作薌漢隸作

響又作響又作諤凡此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也

### 厥字音義

厥許金切與歆同音爾雅厥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厥其樂器鄭注興也又司服大喪供其厥衣服司裘大喪厥裘司干大喪厥舞器司樂大喪厥樂器鄭注皆解爲興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聖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按此厥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崔祐甫獨孤及墓銘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李華權文公墓銘厥隧納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輓歌云厥娶浮晨旭邊簾咽暝霞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曜椒掖厥儀皆得其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滂之鄭氏注讀滂作厥謂水淤泥土而留着之則助之爲厚也唐書滄州無棣渠久厥塞薛大昂浚

之此厥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於此

###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剝也楊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

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序曰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其義乃以為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塵錄所云郡府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為刻訛矣刻鏤木也從晉書虞溥傳當作契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契從丁度集韻又作契皆鏤木印板之義刊為俗字不可從也

九宮七色

與九卷九宮同

九宮七色之說出于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一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鍾葵鍾馗終葵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慈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槌曰終葵圭首六寸為槌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

所屈後則恒直王藻云天子播珽珽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王珽抒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篋笏即澁勒

韻書四豪笏字下注云篋笏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塵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种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濕復初字又作澁勒東坡詩倦看澁勒暗蠻村

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行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蠡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注曰蠡瓠瓢也然蠡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又按楊子方言云蠡瓠瓢也字從瓜从蠡劉向九歎云咆蠨蠹於篋籠今閩廣之地以蠡魚殼爲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爲瓢是以蠡殼代瓜匏用也故蠡字之取義兼之暇日與簡西密談及此漫筆之

蕭暉與脩暈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脩暈無形注脩暈與蕭暉通飛騰迅速

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姹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木匠搯卯字

近峯聞略說木工搯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杓鑿者搯卯也搯卯圓則圓搯卯方則方又引文龔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龔也又引金史張中宇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鈎帶謂之鼓子卯余按搯卯字當作龔牡龔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杓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窾以受杓有牝之象龔牡二字蓋亦古矣搯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杓鑿

杓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杓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杓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錡而難入今舉子程文襲用杓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杓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杓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杓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甚者寫杓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溼有泊王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獲中薦也又布交切

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日獵

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鈕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

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赤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

又側不切糞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又莊俱切姓

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

苞苴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藺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

也

查字考

說文查浮水也今作槎非槎音訛邪所也國語山不槎蘩是也

今是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

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

桑不為查王勃詩遊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

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

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

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鱗又云土風無縞

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

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

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鱗七言律奉使虛隨八

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逐

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為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彤佳骨  
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  
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山音訛

文選吐燄生風欽野歎日月為之搖震震音真山所臻切字一  
作岫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為趙同  
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棠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  
莊勅為嚴勅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

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與方今失其行今失其行今文作厥  
道按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行即平五  
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鴈  
行足行當作斯見龜筮傳

頤音陽

釋名東北偶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  
也頤亦音陽

捷打同字

書曰捷以記之捷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為捷非打字从

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為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為莫迥切蓋打字從丁為聲與鼎同音又轉為入聲與鎬同其義皆訓繫也義與捷同故俗借用之是知虞書捷字轉為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鎬俗打語打坐打乖作捷上聲於音和同為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 穀穀

孟子吾不忍其觶穀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觶本古文解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穀鼎食也俗作餽牛之恐懼字當作穀餽餽從豕尾懼之貌餽從角角懼之貌漢隸人作餽凍凍寒戰病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火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鈇斧注引張楫纂文音華其字从金从吳也若詩不吳不教吳音娛張子厚理窟云云當音吳今多音華非吳自吳自吳何得混邪

###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此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高方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



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  
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  
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  
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  
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  
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  
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觀  
觀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  
誤至今不改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厲一石

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字从米為義從青為  
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  
性從乳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慰散沉屯褚伯秀云慰借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奚稍門也  
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颭颭兮木搜搜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  
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  
也成玄英疏

藏卅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  
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  
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丹鉛總錄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托焉而逃同音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諛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乍閱溘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卷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墨

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為况耳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沙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聃其鑄空舜紀穿為匿空旁出莊子壘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窞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窞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室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棻作于湖曲以正之

硯

硯韻會以為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惟石臨淵硯硯石顛自注硯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誰同與高帝紀譙

讓與之譙同何與呵同譙讓之也何呵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詰守關者

跗粵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為粵粵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蒲枝字又作粵莊子折揚皇粵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為韻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為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為山東也太

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為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為一人乎其疎畧如此先其示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示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示古筭字近俗本改示作筭而俗士不知筭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筭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示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筭其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連籌帷帳通鑑改

帳作帷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云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受命此其應也

### 文選嘈噴字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注引啤答曰嘈啤聲兒啤與噴及嘯同才曷切今本啤誤作啤嘯作嘯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冰即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

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荅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爾嗚呼信如其說昭穆

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恠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判定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槩今書于此○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此見晏公類要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爲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並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

許氏因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爲別巴月三  
成弦可證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劍  
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輩營石門幽居携家與居焉其  
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  
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  
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  
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  
州之藍岑又云幾去之廬山遭來王璠亂求王敗繫潯陽謫夜  
即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一居曰荆門曰石門曰  
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遊可考也故旣返初服遂就息焉將  
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  
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竟不果其願也  
竟終于採石病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衡是言云  
唐殷文珪高瞻皆有過李白墓詩旣有墓墓流俗之傳不可誣  
先賢與子美來陽之誣同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旅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白鎔

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  
清淨者閭閻徒白鎔按子書鎔畢裴切並別名其音與翼韻不

叶或是善字善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盍字从亡从皿音莫浪切則孟與盍本二字不可混為一也盍浪之盍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 公孫龍子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暇食遑即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者色之雜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子白馬白人之列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作夜



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繆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為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俊迭

古昆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俊迭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牌有灸字亦不知識書以詢

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預州滇陽音真其後訛為慎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填字又音填塞之填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雉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巖巖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濡

丹金錄金  
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為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  
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  
宋書有俠轂隊皆以俠為夾

開隋之澗潔灤三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即禹貢之潔水孟子所謂滄濟潔也班  
史地理志右北平後靡縣潔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  
與鮑丘水合後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潔水注即紫河也出  
鴈門陰館縣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潔方迫切了度集韵潔  
灤灤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  
潔水音累二音皆通

甄陣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楊正衡曰  
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  
左右拒見于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  
田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  
翼為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  
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  
兩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  
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碎  
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

甚長滂沃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滂左傳星在歲紀而滂於玄枵

兼與永通

古字兼與永同。韓詩江之永矣，作江之兼矣。博古圖永寶用享，作兼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从戌。前此未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𠄎，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矣

鄂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卩。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鹿麕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甄字音

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上以為

真音據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  
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后陶甄之職命為甄氏按說文甄  
陶也从瓦堊居延及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  
五色氣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已各音叶以為受命之符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  
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說文顛頭闔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  
馴糾以川為聲訖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其後  
秦為符堅諱隋為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  
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吳符隋時以為甄南北溷訛姓  
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  
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為駝左傳賈佗北宮佗陽佗毛詩陳佗  
五人名又音拖

古文七作泰

方言吳有泰娥之臺東哲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泰娥之房泰  
即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  
夾與來皆泰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泰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  
作泰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神斗黃  
帝含紐樞之府也斗者主也土精澄靜四神之主也周禮設斗

共其學。鬯注斗音主。鬯音微。禮喪大記沃水用斗。注斗一作料。其氏星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以灌。以溉長我禾黍。

禾杼二字之分

說文禾杼也。今之椽斗。莊子徂公賦。禾謂分相實與衆。徂也。杼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為義從予。為聲。但疊之則為禾。並之則為杼。亦猶旱。旱。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苧。从草亦得。

齊子豈弟

詩齊子豈弟。豈弟。章遊遨。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之後。觀鄭。棧豈弟作闔。闔之訓。開也。闔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為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汪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闔音。

懽澤音驛。闔澤之訓。樂又與遊遨為對。鄭玄文穎二說雖殊。而字義則近之矣。今文作豈弟。恐非。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予按。秦韜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羆豪此。豈箕踞義乎。席箕。恐是塞上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眇邈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惟莊子有荒唐。謬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子西京賦。建辰旅之太常。紛飈悠以容裔。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嗔目待明經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徒諱之改  
嗔目作微幙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  
子云紂棄犁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  
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町疇

詩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疇禽獸所踐處漢儒解  
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疇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  
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疇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  
久不歸家町疇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疇即鹿場也且說文以  
町疇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疇果為獸踐則非  
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  
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  
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荆軻之廬石鼓  
文原隰既垣疆理疇疇毛伯敦銘予既疇商莊子舜舉于童土  
之地其疏云童土疇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  
繆庸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為鳥巢可乎

蠱冶通用

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媼左傳女惑男曰蠱國  
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羨聲暢于虞氏南  
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

作蠱字可證傳毅舞賦貌嫵妙以妖艷兮紅顏擘其楊華注妖  
蠱泚艷也或省作蟲人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蟲達古蠱子之後  
見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不怠皇云避漢明帝諱朱子云  
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切愚  
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改嚴君平莊子陵改嚴  
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閩未入  
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歎乃

說文歎乃唐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从欠如嘯之作歎歎之作

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王斗而破之曰唉揚  
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歎注歎絕語歎聲楚辭歎秋冬  
之緒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揚子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  
也朱子辨證云歎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歎乃曲柳宗元詩歎  
乃一聲山水綠注歎乃一本作襖霽按歎音霽乃音襖近日倒  
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蛭文集有涓中霽迺歌劉言史瀟湘  
詩有閑歌暖迺深峽裡霽迺也暖迺也歎乃也皆一事但用字  
異爾歎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  
襖霽遂欲音歎為襖音乃為霽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襖霽非  
謂歎乃當音襖霽也霽迺歎乃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  
乎慎按歎乃歌聲本無定字劉蛭劉言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

柳宗元通儒略依字義咲者應聲如意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  
如詞賦中若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霽當作霽襖自  
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霽廼欵乃自欵乃自項平菴始正前  
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鹵莽觀之乎

###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摠攝而論  
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  
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  
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  
鑄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  
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  
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又云  
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  
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  
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弛

### 徵字音證

論語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  
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徵至  
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  
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畧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云左師  
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  
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又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  
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于匹夫此尤明白  
可證之文也

### 饗殮

周禮注小禮曰殮大禮曰饗又曰殮客始至之禮饗即將幣之  
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殮殮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  
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殮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  
故曰朝饗然殮字從夕食今作殮訛矣

### 七十而耄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耄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耄以治稼穡鄭司  
農曰耄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  
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耄音助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竒篇與帙後劉涓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  
本子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普紀曰周伯仁應谷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

以上孝標世說注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永草求乃知名丁何人  
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  
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珎恠順于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漢統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榴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

何為擬字勝亦字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湯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毋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為胥也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李文正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雪與胡詞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慎對曰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

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季布北走胡之走是疑  
不同先生曰尔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  
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大鑿耳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貝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  
禮周人房俎魯頌遠且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  
下有枌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  
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漢書藝文志鬼史區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  
冕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即  
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  
何其輕於立論乎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以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今晝漏  
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  
其來古矣

麗之為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  
曆紀古者麗皮為禮

說文鼃區鼃也揚雅訓纂說區鼃為蟲名不知何物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為步音義  
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  
步志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  
墟水津為步習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  
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激雷步王

微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墓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  
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志橫此萬斛舟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  
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  
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  
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  
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  
言馬羣金人也

劉履作選詩補注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  
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

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若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  
之長竿是也履乃云獅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  
也此何異村學老之欺小童耶其氏星經彼未點日諸史天文  
志亦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爲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  
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予今此去來無時予有不可  
詩予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履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  
者此何異背瞳昧日人語乎

史記上有檮杌下有伏龜徐廣云檮音稠左傳八元八凱有檮  
鼓漢書藝文志有公檮生師古曰檮直由切其字从木霍去病  
傳有檮余山獨孟子檮杌之檮今音濤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  
而誤也左傳杜預史曰檮杌凶頑無檮匹也以此證之則檮杌

亦當音稠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握手觸禁之語

薛瓚注漢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瓚是爲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唐李涪云後魏李昉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己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爲切要之具然是音乖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存不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

語淚啾啾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玉鸞啾啾之啾音鈇皆有據證非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耶鄆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令人則以爲復矣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終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  
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  
其無實然也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為言被也如人著衣選  
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為依非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為奇絕遂號為邵半江  
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  
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今字書以畊為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  
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番調有時數閱有法  
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

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先金細金

先金

十

世宗憲皇帝御製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皇朝通志

卷之五十五

禮志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